

出彩的漠南故事 创新的艺术形式

——读《孙书林文选》

□吴泰昌

蒙古族作家孙书林最近出版的《孙书林文选》共13卷15册，洋洋洒洒近400万字，分量厚重，装帧精美大气。这套书的出版，是对孙书林文学创作的一次整体性检阅，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断发展前行的履痕里，留下他坚实的脚印。

长篇小说是文学领域的重型武器，《孙书林文选》囊括了其创作的8部长篇小说，可谓是成果丰富、可圈可点。纵观这8部长篇，我认为有如下两大特点：其一有贯通，其二有变化。“有贯通”是指它们通过书写出彩的漠南故事，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有变化”是指作者勇于探索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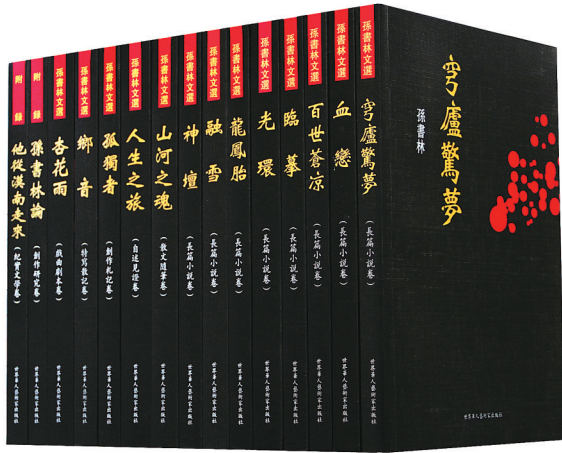
“文学是人学”，作家善于发现人物、写好人物是我们文学亘古不变的根脉所在。孙书林的可贵之处，恰恰在这个方面表现优秀。他把自己的笔触延伸到漠南的历史、人文、精神、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通过书写出彩的漠南故事来塑造出一大批典型人物，深入到人物的心灵和骨髓，同时也把自己的思考熔铸到人物的品性中去，让人读了深受感动和感染。

在这8部长篇小说中，有4部是历史题材，其他4部是现实题材。仅就历史题材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漠南系列”，写出了蒙古民族的“这一个”，传递了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和民族史。《穹庐惊梦》写的是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夕民族压迫和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王爷乌海云在得知奴隶乌恩的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为满足福晋渴望身边有个女儿的自私愿望，一手制造了乌恩一家的血肉分离、家破人亡。一对刚刚降生的双胞胎女儿，一个被投入王府，成为王爷的义女，一个流落民间。小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王爷的残暴、毫无人性。但反过来说，他又对这个抢进王府的女儿十分溺爱，为其从内地请来汉文老师，还请来武功高强的教官，甚至不惜血本送女儿进入国民军官学校栽培，可谓用心良苦。在这里，我们看到王爷的人性扭曲，善与恶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在《血恋》里，小说塑造了一个义勇军的叛徒——大地主的恶少陈子庆。他是一个美男子，风流倜傥，对白玉兰爱得刻骨铭心。他投靠日本人出卖了义勇军，亲手杀死他的结拜兄长冷怀玉，葬送了这支抗

日队伍。最终，他害死了他的“情人”白玉兰，但又十分疼爱白玉兰为他生下的私生子，甚至临死他“托孤”于王来福，希望能将他的儿子送回辽西老家……这个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成为《血恋》的一大亮点。《百世苍凉》把前后400年的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成功地塑造了蒙古族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小喇嘛”色旺，他深深地爱着比他大20多岁的公主，但当他发现爱他的公主竟然是大清王朝的帮凶，便毅然决然地和公主的女佣私奔，率领奴隶们造反烧毁寺庙，和王府展开抗争，最后被残害。孙书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由人变成神、再由神变成人的典型。在《临摹》里，作者塑造了一个为生活所迫而“卖身”的三陪小姐的悲剧命运人物，写其善良可爱和自暴自弃，写其用自己善于临摹的画功描摹了当下一些大城市的风貌，与其悲惨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再比如《龙凤胎》里，研究生毕业的钟小龙受到普通百姓的恩遇而甘愿拉牛牛。《融雪》里的中原文化使者白玉元为保护中原文化精英的生命安全献身给“虎狼”，最终她以中原文化征服了大辽百姓，实现多元文化的交融……

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会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发现人物、写好人物，这是孙书林长篇小说引人入胜的原因所在，这得益于作者对中国文学传统一以贯之的坚持。孙书林通过自己的坚持及努力，使其作品获得可喜的成功。要使我国学文学更加繁荣发展，我以为孙书林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孙书林并不拘泥“传统”，其长篇小说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大胆创新，勇于超越自己。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很多作家借鉴西方的现代文学艺术表现手法，给国文坛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其实，创新是每个作家的使命。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标志性的艺术成果，成为后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当代作家要想在文学领域横刀立马、气吞山河，就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孙书林在其小说创作中进行着多番尝试。比如《临摹》全书用第二人称，没有章名，主人公没有真实姓名，在书写一个“二丫”的同时，又书写另外11个“二丫”，如果不仔细阅读可能会陷入“迷雾”之中，这种艺术结构真是少见。《光环》同样试图颠覆长篇



小说的传统叙事结构，小说写12个人物，都是主人公，12个人，每人一段，如此循环往复，象征着12个月、12生肖，为读者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在《血恋》中，小说用一个叙述主体进行叙述的同时，又夹杂着“你”、“我”、“他”等人称叙述，让叙述变得绚丽多彩、摇曳生姿。另外，孙书林的小说语言朴素多变，灵动自如，抒情亲切，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

此外，《孙书林文选》还收录了散文随笔《山河之魂》《人生之旅》《乡音》和创作札记《孤独者》等。特别值得赞许的是孙书林的山山水水游记，取静于山，寄情于水，凭借山水风物寻找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文笔大气、雄浑，在他的笔下自然山水变成人文山水，文化内涵极其丰富。

《孙书林文选》还收录了孙书林的剧本集，一共有6部现代多幕剧、1部多幕现代京剧和1部电影文学剧本，这些剧作有的已经搬上舞台，有的在刊物发表，大都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但今天读来依然格外亲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说，孙书林是有多方面文学成就的蒙古族作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孙书林还会以其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创作出新的精品力作。

安居在故乡的诗歌

□马绍玺(回族)

土家族诗人冰皓既是一名优秀的公职人员，又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一直坚持诗歌创作，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的新诗集取名为《虫之声》，收录诗歌近百首，分为“天空”、“大地”、“我”三个专辑，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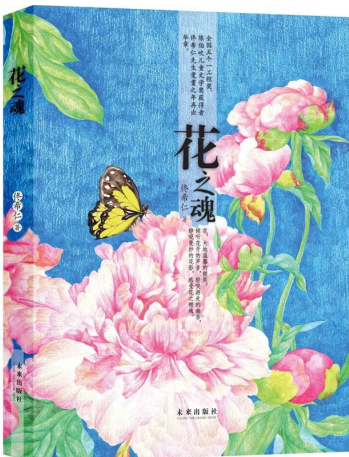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独特的诗集。也许因为诗集中“天空”、“大地”、“我”三个专辑的命名，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总是想起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自己的哲学世界里苦苦追寻的“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诗意安居的世界。海德格尔说，“安居，就是把四重性保持在凡人与之同在的东西即万物的存在之中”。也许，诗人冰皓所努力追求的，就是要通过诗歌实现现在大地上的诗意安居。

海德格尔说：“天空是拱形的太阳之路，是阴晴圆缺的月亮的轨道，是群星的光辉闪耀，是四季的轮回，是白昼的光与影，是夜晚的冥合和启明，是气候的温暖和寒冷，是无垠天宇漂流的云彩和深邃的湛蓝。”除诗集的题名《虫之声》外，收入第一辑“天空”中的诗还有《太阳》《我的月亮》《天空》《月》《月亮河》《闪电》《冬日的阳光》《三月的雪》《星空》等。我觉得，“天空”一辑里的诗歌和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构成了一种彼此阐释的关系。冰皓写道：“一个生灵，一个人/用第一眼迎接你/在相同的地方升起/又在相同的地方落下”(《太阳》)；“人类的双手无法托起你的存在/唯有星河能点缀你的寂寞”(《天空》)；“我和你/把月光变成目光，在这寂静的世界守望”(《我的月亮》)……我以为，在这些诗里，冰皓是要探讨和追问宇宙的大秘密的。

第二辑“大地”是诗集的主体部分，收入诗歌也最多。这里的大地不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是一种源于脚下土地的真实。更具体地说，就是美丽贵州的山山水水，就是让诗人爱得死去活来的自己灵魂的故乡。这一辑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对贵州、对故乡的命名与写作，有的诗歌甚至就直接以地名为诗题，比如《新滩》《牧羊岭》《白果屯》《搬颈坡》《后槽河峡谷》《在杉木溪的早晨》《大坳》《洋山河》《红坳》等。因此，可以说冰皓的这一类诗歌是以人类最基本的现实和最基本的生存处境为写作对象的，因而，这些诗具有一种惊人的简朴性和可沟通性，在浓郁的乡土味中拥有一种能照亮读者心灵的神奇力量。比如这首名为《大坳》的诗：“踩着冬日的阳光/松林之中的鸟儿欢快无比/孩童自言自语/红子做立山间/一颗一颗/一串一串/一株一株/孤立而又高贵/一片芦花飞舞/那是一个将军的世界/无数双手在欢呼/无数名战士在前进/两栋木房/还剩下一个人家/主人和他的五头水牛/闲走在回家的路上”。

第三辑“我”在诗意上承接上一辑，只是诗人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到生活于大地之上的“人”的身上，写他们的童年、梦、生活的念想、无处不在的思念、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等等。在这些情感中，诗人对“死亡”的把握和书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带着疼痛的阅读感受。这也应该是这本诗集中极具分量的情感和思考了。比如：“爷爷走了/他在屋后栽下的几棵柏树/被砍来用作了埋葬他的棺材//奶奶走了/她在山头开垦的一小块荒地/又成了她永远栖身的墓地//一个人走了/像是在自己迎接自己”(《一个人走了》)。短短几行，在平静的叙述中，生命的无奈、有限、神秘都被诗人融合在了一起。还有一首名为《周石匠死了》的诗，更多地要突出的是生命的无奈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突发性，也许还在暗地里呼唤读者来思考一个具有时代性的话题：在一个城市化的时代里，当农村越来越多人，尤其是青壮年们都纷纷离开了故土，离开亲人，那么谁来关照和安慰农村留守老人的生老病死呢？比如《周石匠死了》写到：“周石匠死了，在房顶上摔死的/大概下午五时，他的孙子正在炒菜//这死的速度，或者说时间//以至于，他的儿女都在远方//张正明也死了，一个人悄悄地死了/是死后，他的妻子儿女才陆续回家//父老乡亲，正在将死神的接力棒/轻轻传递”。

如果要与海德格尔的四维世界对应，那么《虫之声》中的“神”的世界在哪里呢？我以为，对诗歌已经实现了的书写和正在探索的追求就是冰皓和《虫之声》中的神的世界。如果不信，请读他的诗，看在诗歌的世界里诗神给诗人带来了怎样的神性体验：“有一束倒影/在水中//犹如在一个人的心中//有一朵白云/在天空//犹如在一个人的心窝//有一片竹林/在江岸//犹如在一个人的心岸//有一只鸟/在栖窝//犹如在一个人的心窝//有一个我/在白果坳//犹如在一个人的心灵默默祈祷”(《白果坳》)。还有：“怒吼吧，在这群山丛中/草丛是你表演的舞台/树木是你表演的幕布/不需要拉开幕布/不需要看见你/你的声音已经打动了这个世界”(《虫之声》)。



花草之颂 心灵之歌

——评佟希仁散文集《花之魂》

□张锦怡

满族老作家佟希仁长期致力于儿童散文创作。现在，他又以《花之魂》为书名，把一年四季的花花草草，用110篇微小的散文，艺术地展现给各民族小读者看。乍看，看到这些作品的别具匠心，引人入胜；细读，更觉作品别开生面，沁人心脾。书中，淡雅的风景、灵动的心灵、婉约的情怀，令人不由得深深地感动。

走进文中恬淡而又雅致花草世界，扑面而来的，并不只是缤纷的色彩、芳香的气息和深长的意味，还有着大地伦理的至爱关怀以及由人而物的道德眷顾。在佟希仁笔下，花花草草常有着人类难以企及的风范，无论是微小的还是硕大的、盛开的还是零落的，它们总是以全部身心燃烧着生命的光华，照耀着生活的光彩，闪烁着生存的光芒。书中，作家写搏击严冬、最早报春、芬芳馥郁、冰清玉洁的玉兰花；写历经风雨、屡遭践踏、不惧炎夏、高飞播种的蒲公英；写树身高大、耐寒耐霜、花小不艳、秋香沁心的桂花；写高擎火炬、引领众人、雪中怒放、抗击严冬的雁翎茶等；写花草们在明媚的春光下绽露着会心笑容，在温润的夏雨中洗净了可爱脸庞，在凉爽的秋风间轻说出爽朗话语，在纷纷的白雪里留下了英雄精神。一切的一切，都鲜活、生动地呈现出花草们的绰约风姿和昂扬风貌，表现了它们对人生的慷慨赠予和无私赐予。当人们在每一丛花草的心灵里观瞻流连，在每一片长满花草的土地上思索忘返，人们的生态意识就会被激活，自然知识就会被革新，关于世界的理念和观念就会有所变化和发展。作品明快地暗示人们：应该怎样地认识、认知我们身旁的一花一草？又应该怎样地爱惜、爱护不同季节、不同门类的花草们？一花一草，都是我们朝朝为邻、日日为伴的亲昵的朋友啊！由此，大小读者就在痴心醉中，于生机蓬勃、生趣盎然的大千世界里走进了人生的殿堂，走进了天人合一、世世永生、生生不息的境界。

书中，作家虽然写了诸多名贵的花，如牡丹、玫瑰、茉莉、玉兰、兰等等，写得最多的，却是那些普普通通、朴朴素素、清清爽爽的花草。如房前屋后、墙根地头的、从春雨过后一直开到秋末霜降的南瓜花；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在种的、从黄土高坡一直种到江南水乡的黄瓜花；长满山间小路、不怕车碾马踏、淡黄小花和棕黑细籽都能入药

的车前子；开得漫山遍野、一片红蓝黄紫、各色花朵都能镇痛止痛的芍药花……写花草们品格的高贵与高尚、情意的厚笃与厚重、性情的活泼与活跃，都切实可感、逼真传神。所写的一花一草，既是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的自然风景，又是东西南北八方天地的寰宇风貌；既是花草树木兴衰盛落的永远天机，更是山丘河川高低深远的永恒天然。它们更是明白地昭示人们：人与花草，是怎样地相依相存、相得益彰；花草于人，是怎样地不可或缺、无可替代。一花一草，都是我们生活与共同的亲爱的知己啊！至此，人们已在不知不觉中，于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宏大世界里悟到了人生的哲理，悟出了热爱大地、呵护自然、珍视生命的真谛。

作家写花草们形貌的独特与独一无二、秉性的温和与温顺、内涵的丰富与丰沛、价值的珍贵与珍奇，都平中出奇、非同一般。它们明晰地启示人们：一花一草只是大自然中一个很小的方面，但无数的花草却显示着无限的知识，那么，从广袤高原到辽阔大地，从高山之巅到大洋之底，从河川溪涧到树林旷野，还有多少从来没有听说、没有见闻过的清新而奇丽、美艳而奇妙的花种？又包容、包括了怎样的无奇不有的情景和无与伦比的智慧呢？我们不禁惊叹作家知识的渊博、学养的深厚，也自然而然地领略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深切意蕴和深远意义。

书中，作家面对偌大的花草世界，倾心地传递着诗意的审视、诗性的描绘。他引用优美的诗词来赞美莲花、菊花、梅花、竹林、雁来红的纯洁，借用凄美的民间传说、故事来渲染勿忘我、合欢树、虞美人、玫瑰的多情，又运用恬美的传说比喻和淳美的生动拟人称赞玉兰花、达子香花、波斯菊、石榴的素朴和素雅……使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让人心动、心欣的诗情画意，都涌动着大自然巧妙的情谊，飘逸出作家曼妙的情思。它们明畅地告诉人们：小小的一花一草在大大世界之中，也许不显著、不起眼，但无边无际的花草却能演绎成无休无止的篇章。

而且，由于作家对各种花草的审美化、情绪化的表述，使各个篇章话语张力弥漫，情感表达时起时伏、抑扬有致，呈现着相互间迥然不同的审美特质。因此，我们也就更深切地体会到作品语言的美质、语境的美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的形象性、抒情性。这部书的语言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浸渍了心襟、心思的语言。这样的语言，诗一样，歌一般，看得见作家丰富的思想心灵，正张开美丽的想象翅膀，飞翔于花草们的审美天空，飞进读者的心间，飞向人与花草共繁荣、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未来。

“广西是一块适宜于诗人成长的土地，一块盛产诗歌的沃野”，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诗歌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着中国新诗的发展。广西青年诗人及其作品也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关注与重视，围绕着广西诗歌的研究并不鲜见。钟世华所著的《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下文简称《穿越诗的喀斯特》)以访谈录的形式为广西诗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这本约32万字的著作，历时3年多完成。出生于广西的钟世华，于2003年结识了诗歌，凭借着作为诗歌爱好者所具有的诗歌情怀以及对乡土的热爱之情，以细致的规划和充分的准备开展着这项耗时较长的访谈工作。在《穿越诗的喀斯特》的后记中，他写到：“做广西本土诗人访谈，是受《巴黎评论》的启发。在这本世界重要作家访谈录里，我读到了许多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核。广西有那么优秀诗人，他们的诗歌各具奇崛，仿若广西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充满奇峰异洞，但研究他们的资料较少，现有的研究也大多是从作品解读出发，缺乏对诗人生平、内心世界、写作时代、地域背景、写作意图和指向的阐述。如果能够做一本包含上述内容的访谈录，减少人们断章取义的误读，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说，《穿越诗的喀斯特》所展现的正是诗人们“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核，带领读者走近并领略广西诗坛中的“喀斯特”。

该书选取了25位具有代表性的广西诗人为访谈对象：冯艺、田湘、刘频、盘妙彬、石才夫、非亚、张民、庞白、韦佐、荣斌、林虹、高瞻、吕小春秋、伍廷、吉小吉、三个A、刘春、许雪萍、琬琦、韦适华、陆辉艳、牛依河、费城、侯珏、微克。除了著者个人阅读偏好和客观条件限制外，从地域上来说，这些诗人不仅出生在广西，目前也仍然居住在广西，他们的出生地或现居地几乎遍及了广西14个地级市；从诗歌群体上来说，这些诗人几乎涵盖了广西各大重要诗歌群体，如“扬子鳄”、“自行车”、“漆”、“麻雀”、“凹地”、“南楼丹霞”等等。在访谈形式上，有面谈、QQ对话、电子邮件或短信联系等，大多数访谈都历时较长。在不同的提问背后，体现出采访者为了对采访对象有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

这些访谈既展现出了诗人们各自不同的内心风貌，又避免了漫无目的的随意而谈。针对不同的提问，诗人们的回答或具体详尽，或相对简单随意，或长篇大论，或三言两语，既有具有一定学术深度的探讨，也有轻松随意的如同友人般的闲谈。这些回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展现出了诗人们不同的个性特点。书中所集合的广西诗人们的“内心自白”，所涉及到的问题点十分广泛：创作历程、成长和工作的经历、地域环境、诗歌中的独特意象等等。

在访谈的初始阶段，往往从诗人们的创作经历切入。诗人们纷纷回忆与诗歌结缘的过程：或回忆童年经验对个人的影响，或追忆各自的诗歌启蒙者，或谈及各自的阅读情况。随后展开的访谈则围绕着创作展开：有的诗人十分坦诚地谈及自己在刚开始学习写诗时所经历的模仿阶段，展现了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有的则阐述了个人走过的现实与创作之间的冲突历程；有的涉及到了工作经历、现有生活状况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还有的谈及了诗歌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当然，其中也不乏从诗人自身的角度对其诗歌创作进行自白。例如，钟世华在对诗人琬琦的采访中，就其诗作中的“玻璃”意象进行了提问，诗人阐述了自己对“玻璃”意象情有独钟的原因。类似的话题还有荣斌诗中的“自我”、高瞻笔下的传统诗词的痕迹、许雪萍诗中的“孤独”与“死亡”、牛依河和费城笔下的“石头”意象等等。

此外，大多数诗人都谈到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刘频将诗歌视为自己获得完整生命的最好方式，冯艺以诗歌记忆心灵的自我，石才夫以流水的姿势抵达心灵的诗海，吕小春秋认为“情怀绝对远比技巧重要”，吉小吉将情感视为诗歌内在的血液追求“质朴、原本、真诚”，韦适华对诗歌的追求与理解则是“诚实而沉静地面对内心”，等等。在写作状态上，有的诗人善于把握住诗意的瞬间激发和内心中的闪电，有的则将将自己的写作状态形容为“一个手艺人，反复打磨一件石器，直到擦拭出一丝光亮”。尽管诗人们的创作风格和写作状态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这些诗人们都道出了对诗歌的尊崇和信仰，和在诗歌求索之路上的甘苦与体悟。

书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采访内容，是从诗人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和话题。首先，围绕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特定时段展开探讨。其中有不少对重要诗歌事件的回忆与评价，如“朦胧诗”、“寻根”、“超越境界”、“88反思”、“盘峰论争”、“1996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汪国真热”等；还有的则侧重诗歌事件对诗人个人创作的影响。其次，围绕诗歌边缘化，采访诗人对诗坛现状的看法以及个人体验。同时，钟世华还结合诗人的创作以及诗歌发展的热点话题展开了访谈。例如，“网络与诗歌”、“诗与歌”、“诗歌语言”、“大众化”、“日常经验”、“口语化写作”以及跨文体写作所带来的影响等等。

作为一本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穿越诗的喀斯特》对诗歌地域问题的关注与重视是显而易见的。这方面的采访，从较细致的角度选择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从诗人的角度观察广西诗歌的现状。有的诗人对广西诗歌现状及发展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例如，刘频就指出“近年来，广西诗歌生态呈现出丰富性、区别性，自我生长能力在有力提升，一如这个亚热带地区蓬勃生长的丛林”，并且表达出了“让广西诗歌狼烟四起”的希望与信心。有的诗人则侧重于指出广西诗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与其他地区的诗歌发展进行比较。例如伍廷在访谈中直接指出“广西诗歌最大的问题是后劲不足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诗歌新人少，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少”。从不同诗人的视角来观察广西诗歌现状，为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广西诗歌现状提供了条件。

其次，访谈多方涉及了地域文化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广西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和乡土人情，为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特有的素材。广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文化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25篇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诗人真诚地吐露个人对地域文化的深情。他们或是直接将地域文化纳入其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个人创作紧密联系起来，或是将其与诗作中的独特意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或是表达个人对民族文化现状的思考。例如刘频在访谈中直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我的诗歌是这座城市的产品”，费城解读自己诗中的“石头”意象时，这么说道：“如同生活在桂西北这片贫瘠却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壤上的人们。他们内心冷峻，却暗藏熔岩，剖开内部纹理，看到的却是饱含血丝的阵痛与苦涩。”在一位诗人那里，地域文化作为诗歌因素之一是与“乡土”缠绕结合在一起的，体现出了“眷恋乡土”的这样一个相对公共的情结。

洪子诚和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提到，“提出诗歌的‘地域’问题，不仅是为诗歌批评增添一个分析的维度，而且是‘地域’因素在80年代以来诗歌状况的构成中是难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诗歌偏离意志、情感的‘集体性’表达，更多关注个体的情感、经验、意识的情况下，‘地域因素’对写作，对诗歌活动的影响就更明显。”《穿越诗的喀斯特》以诗歌中地域问题为切入点，从诗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展现了关于诗歌发展多方面的探讨。它犹如一份广西诗歌的“地理档案”，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拓宽着广西诗歌研究的角度。

广西诗歌的「地理档案」——评钟世华《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

□林琳

